

## 小黨與民主政治—紐西蘭綠黨的經驗初探

彭滄雯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綠黨是今日世界唯一跨國、跨洲結盟的政黨，也是一股全球性的政治現象。綠黨所代表的綠色政治運動，為 20 世紀的最後 30 年間的民主政治史，添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記錄，而其關懷面向絕對不是傳統認知的「環境保護」而已。特別在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主流擁抱的典範的今日，綠黨黨員不僅持續從永續與公平正義的角度，對經濟全球化提出批判，且更進一步提出替代政策願景與主張，足以看出綠黨政治對於「實踐」的使命感。

儘管世界上已有 80 多個國家有綠黨，但目前有關綠黨或綠色政治的研究與文獻，仍習以德國綠黨為代表。然而，德國綠黨得利於該國在戰後反威權的社會傳統和選制設計，使其發展相對順利，卻因此缺乏了大多數國家綠黨慘淡經營的經驗。相對的，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性綠色政黨——紐西蘭綠黨——卻是在成立後 24 年才因選制改變而得以進入國會，並且自 1999 年起成為執政聯盟重要的「支援政黨」。因此，本文回顧紐西蘭綠黨的崛起、苦撐、瓦解與新生之艱苦過程，及其目前面對的挑戰，可望在德國經驗之外，提供讀者對於綠黨政治更多面的啟發與思考。

**關鍵詞：**綠黨、綠色政治、紐西蘭、小黨、選舉制度

## 壹、前言

綠黨是今日世界唯一跨國、跨洲結盟的政黨，也是一股「全球性的政治現象」(global political phenomenon)(Dann, 1999: 48)。受到 1960 年代西方一波波新社會運動與各種綠色思潮的影響，綠黨於 1970 年代起出現在澳、紐和西歐一些國家；1979 年至 1980 年代初，瑞士、比利時、西德等國綠黨先後進入國會，帶動歐洲各國成立綠黨的風潮；進入 1990 年代，綠黨在其他各洲也明顯地萌芽發展<sup>1</sup>。截止 2005 年為止，全世界至少有 87 個綠黨或準綠黨（綠色政治運動團體），並且分屬歐洲綠黨聯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European Green Party）、非洲綠黨聯盟（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of Africa）、美洲綠黨聯盟（Green Parties Federation of America）和亞太綠色連線（Asia-Pacific Green Network）<sup>2</sup>。2001 年 4 月，超過 70 個國家的綠黨或綠色運動人士齊聚澳洲坎培拉，宣布成立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通過全球綠黨章程（Global Greens Charter），確認以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參與式民主、非暴力、永續、尊重多元等六項規範性原則，為各國綠黨發展政策的基礎（Blakers, 2001）。

綠黨所代表的綠色政治運動，為 20 世紀的最後 30 年間的民主政治史，添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記錄，而其關懷面向絕對不是傳統認知的「環境保護」而已。如同劉東國（2002）指出的，綠色政治的誕生應歸諸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轉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觀念和價值取向轉變的結果。換言之，綠色政治是不滿物質主義支配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社會與自然系統的毀滅性建設／掠奪，而決定介入體制改革

---

<sup>1</sup> 參見附表一：各國綠黨成立年表與大事記。

<sup>2</sup> 這 87 個（準）綠黨係包括歐洲的 33 個綠黨（2005 年資料）、美洲的 10 個綠黨（2005 年資料）、非洲的 17 個綠黨（2001 年資料）和亞太地區的 27 個（準）綠黨（2005 年資料）。因為非洲資料尚未更新，因此無法確定新增多少綠黨。資料整理自 Carba, 2001；亞太綠色連線 2005 年 2 月成立大會資料；及 Global Greens 網站：<http://www.globalgreens.info/federations.php>（2005/10/16 下載）。

的反對力量。這股新的社會力量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挑戰並超越了傳統左右之分的政治立場、過程和議題。特別在經濟全球化已成爲主流擁抱的典範的今日，綠黨黨員不僅持續從永續與公平正義的角度，對經濟全球化提出批判，且更進一步提出了替代政策願景與主張（如 Woodin & Lucas, 2004），足以看出綠黨政治對於「實踐」的使命感。

儘管世界上已有 80 多個國家有綠黨，但目前有關綠黨或綠色政治的研究與文獻，仍習以德國綠黨爲代表（如 Capra & Spretnak, 1984; Frankland & Schoonmaker, 1992; Poguntke, 1994）。然而，雖然德國綠黨確實因著戰後國內反威權的社會氛圍（Capra & Spretnak, 1984: Ch.1），以及該國「比例代表兩票制」之選舉制度等利多因素，而早在 1983 年（成立第四年）就得以大舉進入國會（一次當選 28 席國會議員），成爲全世界發展得最爲穩定，也是最早進入執政聯盟的政黨；但也正因其發展之相對順利，缺乏了大多數國家綠黨慘淡經營的經驗。相對的，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性綠色政黨——紐西蘭綠黨<sup>3</sup>——卻是在成立後 24 年才因選制改變而得以進入國會，並且自 1999 年起成爲執政聯盟重要的「支援政黨」（Support Party）（Bale & Dann, 2002）。因此，紐西蘭綠黨的崛起、苦撐、瓦解與新生之艱苦過程，可以在德國經驗之外，提供讀者對於綠黨政治更多面的啓發與思考。

本文前半部回顧紐西蘭綠黨成立至今的歷史經驗（並可參見附表二之整理），後半部則進一步討論綠黨作爲一個運動取向的小黨所面臨的內外挑戰——這是一個至今仍持續上演的辯論。本文資料主要來自一位重要的報導人，即紐西蘭綠黨前共同召集人（Co-Convenor）Christine Dann 博士。她的博士論文（Dann, 1999）以及兩篇以綠黨爲主題的單篇論文（Bale & Dann, 2002; Dann, 2005），是少數專門討論紐西蘭綠黨的英文文獻。同時，

---

<sup>3</sup> 紐西蘭綠黨（Green Party of the Aotearoa New Zealand）的前身是 1973 年成立的「價值黨」（Values Party），一般公認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綠黨（Capra & Spretnak, 1984; Dann, 1999; 劉東國, 2002）。不過，若連地方性的綠黨也算在內，則澳洲塔司馬尼亞省的 United Tasmania Group 比紐西蘭的價值黨還早了兩個月成立（Dann, 1999），算是世界第一個綠色政黨。

作者在 2005 年 10 至 11 月間與 Dann 博士數度以電子郵件往返，透過郵件訪談的方式，得以針對本文的關切直接追問，並即時掌握 2005 年大選後紐西蘭綠黨內部的因應策略。此外，本文也參考其他已出版或公開的次級資料，包括紐西蘭綠黨及其他政黨網頁、國際新聞報導、現有相關研究文獻等，以對 Dann 提供資料進行考證和補充。但作者仍承認本文內容過度仰賴單一報導人意見所可能有的侷限。

## 貳、體制外奮鬥的「價值黨」時期（1972-1990）

1972 年 5 月 30 日，曾經擔任過記者的 24 歲政治系研究生 Tony Brunt 在紐西蘭首府威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演講，首度公開拋出成立政黨的主張。他強調應當有一個政黨是為人民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努力，而非只著眼生活水準（living standards）。前者必須從創造社區共同感、發展人性價值<sup>4</sup>等面向努力，而不是過度強調經濟成長、生產、消費、獲利和科技進展。當時的兩大黨——執政的國家黨（National Party）和在野的工黨（Labor Party），即使因著紐西蘭重視自然的文化傳統，而對於環境保護議題不至於輕怠<sup>5</sup>，但他們採取的立場仍是「技術中心」（technocentric）取向的，亦即相信人類可以，也應該，透過科學和技術的演進，持續促進經濟成長，環境問題則可在現行政治社會秩序之下透過技術獲得「管理」（Dann, 1999: 249-52）。Brunt 在他的演講中對此提出批判，他反對政府一味追求經濟成長，因為成長有違永續原則，將以後代子孫的生活為代價；他同時主張應監督甚至禁止沒有必要或是有害的新科技、減少城市中的汽

---

<sup>4</sup> 這也反映出後來以「價值黨」為黨名的思維基礎。不過值得一提的是，Brunt 想像的黨名「紐西蘭青年黨」（New Zealand Youth Party），因為他認為前述的信念恐怕只有 30 歲以下的青年人才會贊同（Dann, 1999: 260）。

<sup>5</sup> 例如，1959 年工黨執政時，率先召開了「紐西蘭風景區保育會議」；1962 年國家黨執政後，設立國家保育委員會（National Conservation Council）；並於 1964 年接受由一群技術專業者（工程師、規劃師）組成的都市發展協會（Urb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之建議，成立環保署（Environmental Council），並任命環境部長（Dann, 1999: 251）。

車、政府去中心化、更重視地方發展、減少工時，乃至於在外交上，他主張如果法國繼續在太平洋進行核子測試，則應與法國斷交(引自 Dann, 1999: 257-59)。

Brunt 的諸多政策主張並非誕生於真空，而深受 1960 年代在各個工業化國家竄起的學生與新社會運動之論述啟發。如同 Dann 所回顧的，全球間各種反體制的新聞事件、組織和主張，諸如柏克萊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美國南方的民權抗爭、法國境遇主義者 (French Situationists) 對日常生活的批評、婦女解放運動的反選美與游擊劇場行動、反越戰的大規模聚會、辯論和座談、石牆事件引發的同志運動、法國的學生與工人街頭抗爭、英國的反核子武器遊行等等，「都透過電子或平面媒體的媒介而傳到了紐西蘭」(Dann, 1999: 253)。除此之外，在 1960 與 70 年代紐西蘭的年輕人很流行到國外 (特別是西方英語系國家) 出遊，甚至有種說法是如果沒念大學、沒有海外經驗，則不算受到完整的教育。這樣的趨勢也強化了紐西蘭年輕人對於國際間革命般的氛圍之掌握，各種議題的新社會運動和組織也早在紐西蘭生根。這也是為什麼價值黨的發起人之一 Norman Smith 在接受 Dann 的訪談時，針對為什麼世界第一個綠色政黨會在紐西蘭誕生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只有一個字：「資料庫」(databank) (Dann, 1999: 254)。

## 一、第一次參選

於是，雖然 Brunt 的演講聽眾只有 60 人，但確實找到了一些認同組黨理念的年輕人，讓組黨參選的構想付諸實踐。在接下來幾個月，Brunt 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們 (其中許多是他之前的媒體同事) 展開小型非正式的聚會，並且在四個城市設立了分部，為年底選戰進行籌備。只不過直到 1972 年 10 月 (選前一個月)，價值黨只提得出 9 名參選人。但是，情勢在該黨的第一份選舉文宣《紐西蘭的藍圖：一個另類的未來》(*Blueprint for New Zealand: An Alternative Future*) 出爐後，有了急遽轉變。該份文宣引起媒體廣泛注意與報導，Brunt 進而被邀請上一個黃金時段的節目。在該節目

於 10 月 17 日播出後，回應與支持聲浪如排山倒海地湧入，主動報名願意代表參選的人也紛紛出現。1,500 份的文宣不僅在一週之內銷售一空，甚至還有 2,000 份的預訂。選舉文宣成為暢銷書，創下紐西蘭首見紀錄。價值黨在 10 月的第三個週末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也成為新聞焦點。到了 11 月 2 日，該黨提名的 42 人終於湊齊了保證金，宣布參選，平均年齡 29 歲。首次參選的他們，自然想出許多花招，諸如抗議汽車秀、以搖滾樂團助選、街頭戲劇表演、現場辯論等，也獲得媒體（相對於其他候選人）較多的報導。當然，價值黨最重要的特色還是在其不同於兩大黨的基進的（radical）政見，包括經濟零成長、人口零成長、放寬墮胎限制、同性戀除罪、和平反戰與反核等（Dann, 1999; 2005）。第一次參選結果，價值黨全國得票率為 2%，並且在 13 個選區中成為第三大黨，初試啼聲算有不錯的成績。

大選過後，價值黨第二次全國大會隨即於 1973 年 2 月召開。作為一個綠色政黨的理念與實踐之間的兩難，在會中針對該黨組織發展方向的辯論中清楚顯現。一位曾經批評過 Brunt、但後來仍代表「青年行動中心」（Youth Action Centre）加入價值黨參選的青年 Guy Salmon，在會中積極主張價值黨應採取沒有領導人、完全去中心化的組織方式，將所有政策制定、決策和曝光的機會下放到各地區，中央只保留一位處理行政事務的秘書。此一無政府主義理念確實是那個年代「新政治」運動常見的想像之一。因此，雖然會中有另一種聲音——認為一個符合民主過程經選舉產生的領導組織，較能夠避免破壞性的無政府主義，讓價值黨較有效率的運作——但會議最後 Brunt 等領導人仍接受了無政府傾向的提案，價值黨也就此進入 17 個月完全權力下放的無政府實驗（anarchist experiment）階段（Dann, 1999: 282-83）<sup>6</sup>。價值黨的另一位創黨成員 Dave Woodhams 在接受 Dann

<sup>6</sup> 諷刺的是，這個無政府組織結構的提案人 Guy Salmon，在該場全國大會之後卻再也沒有出現在價值黨，並隨即於同年五月投入國家黨，當選該黨青年組織“Ginger Group”的執委。之後，Salmon 輾轉不同的環境運動組織任職，也曾擔任一些新右派（New Right）社團的顧問。1995 年他創立了「進步綠黨」（Progressive Green Party），主張以市場開放的取徑來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但在 1996 年大選中只獲得 0.24% 選票。Dann 因此在她的論文中指責 Salmon 當年的無政府組織提案，「非常明顯地具有刻意破壞一個新生政黨的企圖。」（Dann, 1999: 299-300）。

訪談時，直指這個「無領導人」的決定是造成價值黨重大創傷的錯誤判斷，缺乏領導與協調機制，使得價值黨錯失發展良機，黨員和外界的信任也大幅流失。然而，Woodhams 也承認這樣創傷有其正面效應：因為這次教訓，以後紐西蘭綠黨黨員對於組織運作的想像，不會輕易被教條的論述主張所操弄（Dann, 1999: 283）。

這場無政府實驗才進行一年就已經展現了毀滅性效果。擔任中央唯一行政秘書職務的 Catherine Wilson 在 2 月黨內通訊 *Linkletter* 中指出，價值黨的 36 個地方分支只剩下三分之一還在運作，黨員剩下約 600 名，其中只有 128 名繳黨費。眼見該黨瀕臨瓦解，Wilson 和 Dave Woodhams 在與 Brunt 討論後，決定再次召開全國大會修改組織架構。於是，價值黨第三場大會於 1974 年 8 月底召開，選出 Reg Clough 為領導人，Catherine Wilson 為副領導人，並選出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在這次重整之後，黨員人數增為 2,000 名，並且得以募得足夠的經費雇用兩名專職人員（Dann, 1999: 285-88）。雖然擁有中央級領導組織，但是這次大會也兼顧了黨員參與機會的極大化，因此在黨章增修條款中規定：「一項政策只要能在較低層級單位有效地決定，就不需要提報到較高層級單位去決定」（Dann, 2005: 12）。由此可以看出改組後的價值黨在追求組織效率的同時，並不因此放棄參與式決策的理想。

## 二、第二、三次參選

重組後的價值黨隨即為 1975 年大選展開籌備，這一次有相對充裕的時間，他們推出了一份比上次更為轟動的競選文宣——長達 90 頁的黨綱《超越明天》（*Beyond Tomorrow*）。文宣本身的吸引力，再加上黨員挨家挨戶的推薦，這本黨綱暢銷的程度到了光靠賣書收入就足以支持該黨選舉開銷（Dann, 1999: 288）。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在紐西蘭大賣，也傳播到西歐許多國家，Capra & Spretnak (1984) 甚至指出「這份政綱對全世界生態學家和未來學者都有很大的衝擊力量」（引自楊祖珺、蔡式淵譯，1986: 165）。

這次選舉，價值黨更躍進一步，得票比例佔全國 5.3%。如同 Dann 指出的，同樣的得票率在西德早就為綠黨贏得超過 20 席的國會席次了。但在紐西蘭，因為當時仍然採取 FPTP 簡單多數決（First Past The Post，或稱「首先跨越門檻者當選」制度），每一選區只有最高票者能當選，因此價值黨並未拿下任何席次。

在 FPTP 簡單多數決造成的西瓜效應之下，1978 年價值黨第三度參選的得票率下滑為 2.8%，也造成該黨第二度的瓦解危機。事實上，在 1975 到 78 年間，價值黨的黨員和捐款都有所成長，但潛在的綠黨選民，甚至一些已繳費的價值黨黨員，為了讓保守的國家黨首相 Robert Muldoon 下台，而策略地（或無奈地）投票給工黨。這次選舉的退敗，再度引發了黨內的路線辯論甚至個人攻訐。在選後檢討會議上，有關價值黨究竟要不要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的政黨一案，引發熱烈辯論。贊成社會主義定位的提案原本勝出，但是提出此案的一群 Christchurch 市黨員，卻因為原任黨領導 Tony Kunowski 沒有獲得連任，憤而退黨。曾經歷「沒有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政府政黨」階段的價值黨，如今又即將成為「失去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政黨」（Dann, 1999: 289-90）。

新當選的領導是來自奧克蘭的 Margaret Crozier 女士，也是紐西蘭政黨史上第一位女性黨主席，不過她面對的卻是黨員分裂出走、難以挽救的處境。1980 年代的三次大選（1981、1984、1987），價值黨不再打整體戰，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硬頸」候選人獨立參選。紐西蘭綠黨網頁的〈歷史篇〉也坦言 1979 到 89 這十年期間，「價值黨的存在是精神面大於實質面」<sup>7</sup>。到了 1989 年，黨員人數剩下 200 人左右。綠黨（潛在）核心成員的能量，則是分散在各種不同的市民運動之上，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選舉改革聯盟（Electoral Reform Coalition）。該聯盟的發言人 Rod Donald 後來成為綠黨的共同領導人之一，並當選國會議員至今（Dann, 2005: 14-15）。<sup>8</sup>

<sup>7</sup> 參見紐西蘭綠黨網頁 <http://www.greens.org.nz/about/history.htm>（2005/10/29 下載）。

<sup>8</sup> 非常遺憾的是在本文寫作之際，從紐西蘭傳來 Rod Donald 可能因心臟病突發，而於 2005 年 11 月 5 日在家中驟逝的消息，享年僅 48 歲。



1989 年底，有一些原本不屬於價值黨的獨立綠色參選人，參加地方選舉，並有一些人當選，因此他們考慮組黨投入次年的大選。1990 年 3 月這些新生綠色政治勢力與價值黨的黨員開會協商結合的可能，並且於 5 月的會議中確定結盟。這個結盟的成果就是今日的紐西蘭綠黨（Green Party of Aotearoa New Zealand）（Dann, 2005: 18），並隨即投入年底大選。

### 參、結盟以求壯大的「聯盟黨」時期（1991-1999）

在 1990 年的大選中，整裝重新出發的綠黨終於扳回情勢，得到全國 6.9% 的選票。雖然這次是以新的黨名參選，但綠黨被政府肯認是「價值黨」的延續，而非一個新的政黨，因此得以享有全國電視播出的政黨廣告時間。不過再次地，即使得到自 1972 年價值黨成立以來最多的選票，在 FPTP 簡單多數決制度下，綠黨仍未獲得任何國會席次。為避免支持者流失的歷史再度上演，推動選舉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了當務之急。

1991 年 4 月，合併後的綠黨首次召開全國大會，由兩位共同召集人（一男一女）負責籌畫，會中並確認了四名發言人（兩男兩女）作為對外發言窗口。此時的綠黨的正式繳費黨員不到 500 人，行事程序都還延續著價值黨時期的「共識決」，但已開始草擬黨章以便將組織結構正式化。不過該份黨章直到 1994 年才定案，且因為後來綠黨不久後即加入「聯盟黨」（見下段），因此直到 1998 年才開始落實黨章（參見最後一節「對內組織」）。不過這次大會中確認了綠黨的組織運作原則不變，即不管哪一層級的組織，都以參與最大化（maximizing participation）為原則（Dann, 2005: 10-11）。

由於意識到自己獨立參選的力量不夠強大，同時為了推動選制改革，綠黨於 1991 年 12 月加入了由左翼的新工黨（New Labor Party，脫離工黨而獨立）發起的聯盟黨（Alliance）。這個聯盟黨成員包括五個小黨：新工黨、綠黨、民主黨（Democrats，原本的社會信用黨）、自由黨（Liberals，脫離國家黨而獨立）以及一個為毛利人權益代言的政黨 Mona Motuhake。

聯盟黨在 1993 年第一次參選，獲得高達 18.3% 的選票，成為紐西蘭政壇的第三大勢力。不過，在當時的選舉制度下，只獲得兩席國會席次，係（原屬新工黨的）Jim Anderton 和 Sandra Lee-Vercoe 分別在選區勝選。<sup>9</sup>

所幸，聯盟黨大力推動的 MMP 混合比例代表制（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在與民間運動力量的結合下，通過 1993 年全國公投。這項公投成果，就此改變了紐西蘭原本的兩黨獨大制度，而成為需要大小黨協商結盟才能穩定執政的局面（Aimer & Miller, 2002）。

1996 年的大選結果證明綠黨加入聯盟黨的階段性目的已經達成。聯盟黨獲得 10.3% 選票，在不分區席次分配後，一口氣將 13 名聯盟黨代表送入國會，包括 3 名綠黨代表 Jeannette Fitzsimons、Rod Donald、Phillida Bunkle（前兩位於 1995 年起擔任綠黨共同領導人至今）。這也是紐西蘭綠黨發展 24 年來首度進入國會（Dann, 1999: 19-20）。在 MMP 混和比例代表（兩票）制提供的機會結構中，綠黨有相對的空間選擇是否持續參加聯盟黨，有關綠黨應否離開聯盟黨的討論也就此展開。

策略結盟當然有利有弊。好處之一是可以交流彼此的關心重點。例如聯盟黨在 1996 年大選前推出的一份具有社會民主色彩的文宣，融合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經濟、毛利人權等主張，就是跨黨結合參與的成果。不過，跨黨結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主導權的問題。Dann 在接受作者的 email 提問時表示，由於聯盟黨一直是由新工黨所主導，其領導人 Jim Anderson 風格偏向集權，與綠黨的原則不甚相容，也讓綠黨的主體性相對受限（Dann, 2005/10/19, e-mail）。因此，綠黨在 1997 年決定下次選舉脫離聯盟黨獨立參選。不過，三位綠黨出身的國會議員仍留在聯盟黨到 1999 年 9 月任期屆滿。<sup>10</sup>

<sup>9</sup> 參考自聯盟黨網頁：<http://www.alliance.org.nz/menu.php3?target=historyofthealliance.php3> (2005/10/29 下載)。

<sup>10</sup> 1999 年任期屆滿後，3 位綠黨國會議員中，Fitzsimons 和 Donald 回綠黨繼續參選，Bunkle 則放棄綠黨籍，繼續留在聯盟黨。另一方面，原本是以新勞動黨身份加入聯盟黨的議員如 Sue Bradford 和 Keith Locke 等，則改投入綠黨陣營，至今仍是綠黨國會議員。在綠黨離開之後，聯盟黨於 1999 年仍獲得 10 席，並加入工黨的執政聯盟。但 2001 年，

## 肆、作為工黨之「支援政黨」的今天（1999-2005）

Tim Bale 和 Christine Dann 曾經在 2002 年發表一文，非常適切地以「支援政黨」的概念來描述紐西蘭綠黨的角色。相對於過去一般認為政黨若非「執政」就是「反對」的二分法，所謂的支援政黨指的是因為意識型態上的左派（或右派）立場，而注定支持某一（理念相近之）大黨執政的小黨。以綠黨的例子來看，自 1999 年脫離聯盟黨獨立參選之後，連續三次大選（1999、2002、2005）都是工黨取得執政權。綠黨既未（能）正式加入執政聯盟，卻因為是重要合作與諮詢對象，並不全然處於在野監督的位置，因此成為工黨的支援政黨。

1999 年大選年年初，決定獨立參選的綠黨民調不到 1%，唯一的資源是兩名國會議員 Fitzsimons 和 Donald 的全力帶動。在這一年之間，綠黨以反對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GE）為重點政見，其選舉策略成功地突出綠黨特色（因為以農業立國的紐西蘭，有一群堅強主張有機和生態農業、反對基因作物的選民）；加上對手國家黨對於綠黨參選人的攻擊，反而有提高綠黨知名度的效果，吸引了一些原本不投票的人的注意，民調終於從年中的 1% 逐漸爬到選前有了 5%。不過，在 11 月 27 日選舉當天，綠黨並未過 5% 門檻，而是在投票後 10 天，也就是「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計票完畢之後，才確認以 5.16% 的得票率驚險過關，獲得 6 名不分區的席次。這次大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召集人 Jeannette Fitzsimons 在 Coromandel 選區當選，這是紐西蘭綠黨第一次在 FPTP 簡單多數決的區域性選舉中勝出<sup>11</sup>。換言之，這次選舉讓綠黨一口氣當選 7 位國會議員。

擁有獨立進入國會能力的綠黨，理論上應是工黨潛在的結盟伙伴。因為 1999 年是工黨自 1990 年敗選後重新奪回執政權的一年，勢力有待穩固。

---

Jim Anderson 與民主黨離開聯盟黨，另成立進步聯盟（Progressive Coalition，後改名為進步黨 Progressive Party）；Mana Motuhake 黨也於 2003 年離開聯盟黨，使得聯盟黨代表性與影響力大減，在 2002 年和 2005 年大選都未能獲得席次。

<sup>11</sup> 不過 Dann 指出，Fitzsimons 之所以能夠贏得地區選舉，很關鍵的原因在於工黨在該區的禮讓，並暗示了工黨拉攏綠黨的誠意（2005: 27）。

但由於綠黨選前並不被看好，工黨主席 Helen Clark 很早即與聯盟黨敲定聯合執政，由聯盟黨的領袖 Jim Anderson 擔任副首相。加上選後綠黨席次確認較晚，工黨與聯盟黨也知道一定能獲得綠黨信任，因此並未改變其選前兩黨聯盟的默契<sup>12</sup>。不過，此一中間偏左的執政聯盟，仍需要綠黨支持才能穩定施政，因此綠黨雖未入閣，但與執政聯盟有多次的正式溝通，也擁有對某些議題的發言權。<sup>13</sup>

基因工程議題在 2002 年大選中再度成為綠黨的一大助力。這是因為紐西蘭政府禁止種植基因改造作物的暫緩令 (moratorium)，將在 2003 年 10 月到期，而 Clark 總理已暗示她不會延長此一禁令。綠黨表明如果 Clark 開放基因改造農作物，則綠黨將讓政府難看。綠黨在選前即被媒體視為「最有機會否決 Clark 女士之工黨政府的政黨」<sup>14</sup>，也因此 Clark 批評綠黨是在對她的內閣勒索，媒體甚至形容基因改造作物議題是 Clark 政權面臨的一次的政治危機<sup>15</sup>。部分因為這個議題的話題性（儘管 2003 年 10 月基因作物禁令仍是開放了），使得綠黨在這次大選中獲得了 7.0% 選票，得到 9 席國會（不分區）席次，這也是紐西蘭綠黨至今的最佳選舉紀錄。

然而，這次選舉中綠黨與工黨的尖銳對立，卻使得 Clark 選擇繼續與 Jim Anderson 從聯盟黨出走後另組的進步聯盟 (Progressive Coalition) 組成執政聯盟，並獲得聯合未來黨 (United Future) 的信任支持。綠黨再次被排除於執政聯盟之外。諷刺的是，執政聯盟的許多政策仍遭到聯合未來黨反對，而必須仰賴綠黨的支持才能通過。<sup>16</sup>

甫揭曉的 2005 年 10 月大選結果，工黨僅以 1 席領先對手國家黨，執

<sup>12</sup> Alliance 的 Jim Anderson 成為副首相，聯盟黨內三位國會議員也進入內閣（參考自聯盟黨網頁「歷史篇」：<http://www.alliance.org.nz/menu.php3?target=historyofthealliance.php3>）（2005/10/29 下載）。

<sup>13</sup> 參考自綠黨網頁 <http://www.greens.org.nz/about/history.htm>（2005/10/29 下載）。

<sup>14</sup> 引自 2002 年 7 月 8 日 *The Australian* 之報導 “Clarks sees red over ‘ransom’ threats by Greens”（2005/10/4 下載）。

<sup>15</sup> 參考 2002 年 8 月 1 日出刊之 *Nature* 第 418 期 “Election seeds end to transgenic crop ban”（[www.nature.com/nature](http://www.nature.com/nature)）（2005/10/4 下載）。

<sup>16</sup> 參考自維基百科對於紐西蘭綠黨的介紹，並獲得 Dann 的確認。資料下載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Party\\_of\\_Aotearoa\\_New\\_Zealand#Green\\_Party\\_in\\_Parliament](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Party_of_Aotearoa_New_Zealand#Green_Party_in_Parliament)) (2005/10/31)。

政基礎相對更為脆弱，因此 Clark 總理在大選之後立即以爭取最多小黨的支持為協商目標。綠黨在這次大選的得票小幅滑落為 5.3%，只有 6 名國會議員獲得連任，不過仍是第四大黨（參見表一），並且明確表達了參與聯合執政的意願。但是因為聯合未來黨和紐西蘭第一黨在協商過程中表明，只要綠黨加入執政聯盟，他們就不加入，因此 Clark 最後採取的策略，是在延續與 Jim Anderson 之進步黨的執政聯盟之餘，另提供聯合未來黨以及中間偏右的紐西蘭第一黨，各一個部長職位，以交換該兩黨的信任投票（Dann, 2005/10/7, email）。

綠黨在與 Clark 政府數週的協商後，勉強達成了協議，在新執政聯盟的信任投票時棄權（不予反對），以交換 Clark 執政聯盟對諸多綠色政策的承諾<sup>17</sup>。不過，連續三次的被意識型態上的「盟友」排除於執政聯盟之外（即便工黨確實有別的壓力與考量），而僅能成為執政聯盟的支援政黨。這難道是綠黨作為一個堅持進步原則的小黨的宿命？綠黨對此又有什麼樣的反省？

表一：2002 年與 2005 年紐西蘭大選結果比較<sup>18</sup>

2002	席次	2005	席次
工黨	52	工黨	50
進步黨	2	進步黨	1
綠黨	9	綠黨	6
N/a		毛利黨	4
聯合未來黨	8	聯合未來黨	3
紐西蘭第一黨	13	紐西蘭第一黨	7
國家黨	27	國家黨	49
行動黨	9	行動黨	2

<sup>17</sup> 這份協議包括：政府在擘劃政策方案、決定重要政策和草擬預算之前，都適時先諮詢綠黨，以確保綠黨意見被納入決策之中。政府並同意推動綠黨的購買國貨（Buy Kiwi Made）及提高能源效率與住家裝設太陽電池板的計畫，並且由綠黨共同召集人 Fitzsimons 和 Donald 分別擔任這兩項政策的發言人。另外還有諸多綠黨在環保、教育福利、勞工、原住民族等議題之主張，也獲得 Clark 的承諾採納。詳見綠黨網站 <http://www.greens.org.nz/searchdocs/pr9313.html>。

<sup>18</sup> 資料來源：“Not Brash Enough,” *Economist*, 9/24/2005, Vol. 376, No. 8445, pp. 50-53。

## 伍、外部串連——是支援還是俘虜？

自 1999 年獨立參選並獲得不錯成績之後，綠黨就意識到自己可能依循德國綠黨的入閣模式，有加入執政聯盟的機會，也開始對於加入與否的利弊有所討論。加入執政聯盟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包括擁有部會席位，可以掌控預算並主導政策方向，並且對於整體政策有更直接的訊息來源和介入機會。可能的風險則包括要承擔執政聯盟整體決策的成敗責任，以及對於某些政策原則的妥協，可能影響自己下次的選票。後者的考量對於才剛開始建立基礎的綠黨而言非常關鍵。因為綠黨的支持者多半是有著清楚原則與主張的理念派（也正因此才能夠抵抗西瓜效應而願意投給綠黨）；如果選民發現綠黨為了維持權力基礎，而在基本原則上有所打折，則可能立刻予以批判或揚棄。

作為一個小黨的獨立品牌形象（brand identity），也一直是綠黨討論是否加入執政聯盟時的重要考量。Bale & Dann 就指出，即使 1999 年綠黨被邀請聯合執政，也很可能不會答應。當時黨內的考量有三：首先，作為一個政壇的新鮮人，1999 年當選的 7 名國會議員中，只有 2 名曾經有過問政經驗，因此綠黨相對生澀的政治經驗，可能使得它在進入聯盟後被工黨、聯盟黨操弄。其次也是較為個人的理由在於，綠黨在聯盟黨內與其領導人 Jim Anderson 已經合作過 6 年，並也領教過他的集權風格，因此並不那麼樂意與其再度共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則是綠黨認為在此階段就進入執政聯盟，容易模糊綠黨作為一個獨立政黨的形象（Bale & Dann, 2002: 354-55）。有點諷刺的是，即使綠黨並未加入執政聯盟，但在 2000 年的一項民調中，卻有 40% 的紐西蘭選民還是以為綠黨就是執政聯盟的成員之一（Bale & Dann, 2002: 353）。

支援政黨的角色在理論上可以滿足並回應前述所有的顧慮和期待。首先，因為沒有加入執政聯盟，綠黨可以擁有相對自主的形象和議程；其次，以支援角色給予信任投票，可以確保意識型態與綠黨相近的工黨站穩執政

地位；最後，綠黨甚至可以透過與工黨之間的默契，經由領導人的定期會面等方式，介入影響政策方向。

然而在現實中，Bale & Dann 指出，由於綠黨與工黨的支援關係仍屬於一種特別的、非建制化（adhocratic）的合作形式，雙方通常是靠默契而非正式的協議來維繫權利義務，這也使得工黨對於綠黨的政治承諾之履行程度，往往因人而異。例如，綠黨對於紐國電價管制政策有很大影響力，圈內人都知道就是建立在綠黨共同召集人與紐西蘭能源部長的友誼基礎之上。相對的，在許多沒有這種私人關係的議題上，例如貿易，綠黨的介入就經常遭遇官僚軟釘子（2002:355-56）。

因此，綠黨一直希望與工黨有一份正式結盟協議（coalition agreement），讓支援與被支援的互動關係有制度性、常設性的安排。相對的，工黨則一直迴避簽署這樣的協議。原因之一來自於聯盟黨的反對。聯盟黨對於綠黨「想要免於執政角色對於政黨發展的侷限，又想享有執政特權」（Bale & Dann, 2002: 355），認為是非常令人嫌惡的態度。除此之外，工黨與聯盟黨本身的黨籍國會議員，也反對綠黨的國會議員擁有比他們更好的接近決策核心的管道。然而最關鍵的還是工黨近乎吃定了綠黨不會對它的政策投反對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答應綠黨所關切的正式協議問題。

的確，綠黨作為一個支援政黨最大的兩難，就是無法狠下心來對執政聯盟投下不信任票，而頂多針對政策個案，提出批判、杯葛或討價還價。2000 年綠黨曾經與其他反對黨結合，反對政府的公共醫療法案，已經被視為是很大的「反對」動作，並且因為其罕見，而成為媒體報導焦點。多數的綠黨幹部仍然傾向——面對一個他們視為「同路人」的工黨聯合政府——以建設性的介入建言，而非講眾取寵的杯葛或台面下的交換手段來問政（Bale & Dann, 2002: 357）。

Bale & Dann 指出，「如果協商的條件真的在於有沒有能力用另組聯盟來威脅對方，那麼可想見綠黨下次選舉後可能仍然是個俘虜政黨（captive party），一如上次選舉後的情形」（Bale & Dann, 2002: 360）。這一個論點

在 2005 年似乎獲得驗證。當綠黨事實上已經準備好，甚至已經表明願意加入執政聯盟，只待「受邀」時，工黨卻寧願將內閣席次給予比綠黨更小或實力差不多，但意識型態偏向保守的紐西蘭第一黨和聯合未來黨，以換取其執政基礎的最大穩定，確實是令人遺憾的政治決定。事實上，工黨並非完全沒有選擇，因為紐西蘭第一黨和聯合未來黨的席次合計 10 席，與綠黨和毛利黨的合計是一樣的。如果不是因為吃定綠黨對於工黨的包容甚至忠誠，Clark 政府在選取合作伙伴時應當會有更謹慎的考量。

長期處於幾近俘虜狀態的綠黨，這次終於決定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尤其是因為紐西蘭第一黨黨主席 Winston Peters 素有歧視亞裔移民的惡名，卻在新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著實讓綠黨無法投下「信任」票。因此，綠黨決定以缺席（abstention）方式表達對於這次聯盟不反對但也絕不信任的立場。至於未來的政策監督或合作，綠黨也將逐步跳出支援政黨的格局，而以相對較為中立的在野角色自我提醒。

## 柒、內部組織——如何「綠」？

與工黨的矛盾關係反映的是綠黨無法迴避的外部考驗，而在內部的組織發展和運作上，綠黨也經常因其主張與原則而面臨一些挑戰。如同 Russell Dalton (1994, Ch. 9) 指出的，綠色政黨延續著新社會運動的理想，對於政治有著反傳統的另類想像，這樣的理想性經常使得綠色政黨為了適應主流政治遊戲規則，必須處理許多衝突和兩難。這個描繪在全世界眾多綠黨身上都可以發現，紐西蘭綠黨也不例外，一直在各種原則與現實間找尋平衡。尤其在 1999 年獨立參選並一口氣當選 7 名國會議員之後，「是否能夠在國會表現中達到更專業的層級，但卻不會損及黨內民主，以及黨員對於社會運動的高度熱忱和義務參與」（Dann, 2005: 15），就成了綠黨發展的最大考量。

紐西蘭綠黨雖然沒有重複西德綠黨成立之初主張的「公職輪替」原則，但也一直有意識地避免權力集中。在 1994 年擬定的黨章當中，明定每年



的黨大會為最高意志機構；此外中央設置「委員會議」(Green Council)，作為黨務運作的執行單位。委員會議是由(1)各地區雙代表(由每一地區選出1男1女為代表)、(2)2男2女的發言人、以及(3)黨務執行委員會(包括男女雙召集人、秘書、財務、每省代表各1名)所共同組成(Dann, 2005: 11)。到了2005年的黨綱中，黨大會的最高位置不變，「委員會議」則由「執行委員會」取代，但成員組成仍與先前類似，並遵守性別平衡原則，包括(1)由黨大會選出的2名黨領導(Co-Leaders)、2名召集人(Co-Convenors)、以及2名政策召集人(Policy Co-Convenors)；(2)屬於中央秘書處的4名顧問、秘書長、黨員秘書、國際事務秘書和財務各1名；(3)各地方黨部(province)選出的執委會聯絡人(Executive Networkers)，依地方大小選出1或2名代表，超過2名就需注意性別平衡原則；以及(4)其他代表，包括Te Roopu Pounamu區代表1名、國會黨團(Caucus)代表1名、以及其他經過執委會同意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執委會中，只有地方黨部聯絡人握有投票權(黨章9.2.3)；黨領導、召集人乃至於國會代表，對於黨務執行均無投票權。同樣的，在負責政策制訂的「政策委員會」中，其組成成員包括2名政策召集人、2名黨領導、國會黨團代表、地方黨部之政策聯絡人(policy networker)以及經過政策委員會專案任命的工作小組；但這個委員會中也只有地方黨部的政策聯絡人有投票權。這樣的行政和決策過程設計，充分反映出綠黨有心落實「由地方到中央」的草根民主精神。

既然黨的決策是以地方黨部為核心，接著也有必要瞭解一下綠黨地方組織的運作方式，因為它關係著綠黨草根運動的持續。根據綠黨2005年公布的黨章條文，綠黨的最基本的組織單位是「小組」(group)，它是由5名以上的繳費黨員依照各自認同和社群所組成的，目的是合作以落實黨綱的目標。也就是說「小組」基本上是議題與運動取向的。而每個小組將依照其地理疆域而隸屬於一「地方黨部」(province)；一個地方黨部至少要涵蓋相當於3個選區(electorates)的規模，並且選出1名地方黨部召集人、

1名執委會聯絡人(若該地方黨部的規模超過12個選區、則可選出2名聯絡人)、1名財務、以及1名政策聯絡人。目前綠黨共有9個地方黨部。<sup>19</sup>

任何認同綠黨的人(並不一定要具備紐西蘭公民身份),基本上經執委會核定並繳費後即可入黨。在黨員資格方面,綠黨屬於剛性政黨,也就是加入綠黨的前提是不得有其他紐西蘭政黨的黨籍(但擁有其他國家綠黨黨籍者仍可加入紐西蘭綠黨)。每一位黨員都有提名及被提名為各級組織代表以及公職候選人的權利,也可以參與投票決定不分區代表名單順序。雖然中央執委會是由地方黨部選出的聯絡人(Networker)參加,但基本上所有黨員都可以出席參與開會,其發言權利也由黨章明文保障(黨章9.8)。此外,只要有繳會費的黨員,亦可出席每年的黨大會,但是投票權的賦予,係限定每選區5名黨員有1名代表可投票(6-10名黨員則可有2名黨代表)。

從以上對於黨務組織的介紹,可以看出綠黨刻意將地方置於中央之前的努力。這個安排除了落實草根參與的理想之外,也刻意限制國會議員對於黨務的發言權,以平衡國會議員所擁有的體制內資源。相對於國會議員不能太干預黨務,中央執委會則有權派代表參與任何一場國會黨團的會議,以便掌握立法問政概況。此外,黨章也明文規定每位國會議員必須捐出其總收入的十分之一,供黨務運作之用。根據 Dann (2005) 的統計,綠黨的黨務運作費用中,有一半就是來自國會議員的捐款責任額(另外二分之一分別來自黨費和小額捐款)。從2002年選後,國會黨團更進一步決定每位議員花在辦公室行政助理的預算,不超過其助理總預算的一半,而將剩下預算保留給綠黨的「外展協調者」(outreach co-ordinators)。

「外展協調者」專職專案人力的設置,某個程度化解了綠黨內部「黨務組織最小化」的一貫主張,與需要專職人力發展組織的現實之間的兩難。

<sup>19</sup> 9個地方黨部(及其涵蓋的選區數目)分別如下:Northern(3選區+1個毛利選區)、Auckland(19選區+3毛利選區)、Waikato(3選區+1毛利選區)、North-Eest(6選區+3毛利選區)、Central(8選區+3毛利選區)、Wellington(6選區+2毛利選區)、Top of South(3選區+1毛利選區)、Aoraki(8選區+1毛利選區)、Deep South(5選區+1毛利選區)。參見紐西蘭綠黨網站 <http://www.greens.org.nz/about/organisation.htm> (2005/11/7 下載)。

一般人可能難以想見，直到 1999 年大選之際，綠黨整個黨部仍僅有一名黨工，且是名兼職的行政人員；其他包括召集人、發言人、地方黨部聯絡人等職位全係義務兼任。大選過後的 12 月，有鑑於綠黨選上 9 名國會議員，當時擔任共同召集人的 Dann 因此建議黨部專職人力應當擴張，以因應日漸增加超出義工可以負擔的工作量。然而這個提案在執委會「引發激烈的辯論，尤其是來自一個地方黨部的強烈反對」（Dann, 2005: 12），直到 2000 年 4 月仍無法有所結論，Dann 甚至被批評「想把綠黨公司化」（ibid. 23），因此憤而辭去共同召集人職位。執委會後來終於通過設立一個「黨務發展協調者」（Party Development Co-ordinator）的職位，因此增聘了一名專職。不過 Dann 指出這個人力光是應付執委會的行政工作就已經忙不過來，很難兼顧基層運動的發展（Dann, 2005: 13）。

因此，在 2002 年設置了「外展協調者」專職之後，如今綠黨有四名協調者被以專案契約方式聘任，分別負責「零廢棄物」、「公平的經濟體」、「社會與經濟正義」和「環境健康與安全」這四個綠黨關切的核心領域。在並未違反黨部本身官僚極小化的大原則下，此一任務小組的設置不僅協助維繫綠黨的草根運動性，也有助於深化綠黨黨部和國會黨團的政策主張。<sup>20</sup>

## 捌、小結

本文回顧了紐西蘭綠黨艱辛的發展歷程，並對這個綠色小黨目前面臨的外部 and 內部壓力及其因應策略，做了簡要的介紹。紐西蘭綠黨的諸多經驗，與在類似時代社會脈絡下誕生的其他各國綠黨，甚至其他運動型小黨，都有相仿之處，因此可以彼此學習壯大，而這正是全球綠黨積極串連結盟的原因。透過回顧紐西蘭綠黨的發展經驗，作者提出兩點分析作為暫時的原因。

---

<sup>20</sup> 本文主要的報導人 Christine Dann 在 2000 年辭去共同召集人一職之後，仍繼續以義工身份協助綠黨黨務，並自 2002 起擔任「社會與經濟正義」這個領域的外展協調者。也因此，本文在引用 Dann (2005) 針對這個職位設計時的諸多意見時，難免反映了 Dann 個人的偏見。這是作者必須再次提醒的本文侷限。

結論：

## 一、對小黨發展的啓發

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認為個體（包括政黨）因為鑲嵌在制度（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以及歷史之中而受到影響，但同時，個體也有能動性足以策略地、選擇性地回應制度和歷史的制約（李英明，2004）。從結構面來看，紐西蘭綠黨的誕生受到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影響，同時接收了生態政治學、新左派、批判理論等論述啓發，這些論述基本上已經形成了結構性的作用，對社會中某些主體會有召喚的作用。所以只要社會運動存在，只要批判理論繼續發展，就持續為綠黨累積結構性的能量。當然，選舉制度的改變，更是清楚地說明了體制內的制度設計，對於小黨的發展（與打壓）尤其具有直接而強大的效果。

另一方面從小黨作為一個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看，我們也看到紐西蘭綠黨如何在結構的限制下，透過結盟和支援的方式來壯大力量。綠黨在錯誤嘗試的過程中學習成長，但不曾因為現實政治文化而過於妥協；相反的，綠黨一直反思地、策略地在現實與原則信念中求取平衡，並且始終維持內部民主的溝通機制，也因此逐漸茁壯。當然，這並不表示只要堅持原則，小黨就可以贏得選票。事實上從紐西蘭綠黨的經驗中，我們也應當認知到偶發性（contingency）的真實存在——有時候萬事俱備，結果卻不見得如預期。也因為這樣的認識，我們不需要因為幾次的失敗而氣餒，而應當持續地反省策略、累積實力、突破限制。

## 二、對多元民主的啓發

觀察紐西蘭過去十年來因為選制改變而孕育的多黨政治生態，我們看到了多黨政治深化民主的潛力。因為沒有一個絕對多數黨，所以執政黨必須謙虛，必須放低姿態爭取其他小黨的信任，甚至必須釋放權力、開放參與。因此，從實踐溝通理性和審議民主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比兩黨政治

更為理想的模式。近年來台灣在談論政黨政治時，經常有人認為小黨會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本文認為這是一種保守的想像。事實上，當任何一黨掌握國會過半的實力時，或許在該屆任期內可以取得優勢和所謂的「穩定」，但卻只是強化了必須奪取執政權才能翻身、全有或全無的零和思維，而不是政黨之間的誠意溝通與理解。這樣的大黨對立政治，容易壓抑社會內部多元的政治主體與主張，造成非黑即白的二分對立氛圍，甚至每每因為政權更替而出現社會不穩定。因此，紐西蘭多黨政治對於多元民主的體現，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觀察的經驗。

最後，因為資料來源與篇幅的限制，本文對於紐西蘭綠黨的實踐經驗仍有諸多未能觸及之處，或未能進一步理論化，為本文之侷限。尤其是紐西蘭綠黨過去幾年推動的政策內容和影響，對於理解小黨的影響非常關鍵，就這一點而言，本文僅以附表三統計綠黨自 1997 年以來發佈的新聞稿，以此看出綠黨關切的各種議題，但對於其政策形成與推動過程，是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處。無論如何，作者希望透過此一初探研究，激發未來更多關於綠黨政治的比較研究與理論化分析。

附表一：全球綠黨成立年表與大事記

西元	事 件
1972	澳洲塔斯馬尼亞島居民三月成立全世界第一個地方綠黨 The United Tasmania Group。 紐西蘭五月成立價值黨 (Values Party)，是世界第一個全國性的綠黨。
1973	英國成立人民黨 (The People Party) (隨後改爲生態黨 The Ecology Party)，是歐洲的第一個綠黨。
1979	瑞士的 Daniel Brelaz 參加國會選舉、並當選，第一位綠黨的國會議員。
1980	比利時的法語 Ecolo 成立，次年並獲得 5% 的選票，擁有 5 席國會席次。
1981	瑞典成立 Miljupartiet de Grone，並於 1988 年贏得 5% 的選票，成爲瑞典 70 年來首次進入國會的新政黨。
1982	葡萄牙成立 Os Verdes。
1983	西德成立 Die Grunen，並在 497 席的聯邦國會中，贏得 5.6% 的選票，取得 28 席次。
1984	歐洲綠黨聯合會 (European Coordination of Green Parties) 成立。由比、荷、盧、英、法、德、瑞典、瑞士等八國共同發表聯合聲明與目標。 法國成立 Les Verts。(生態主義者從 1974 年參與選舉後，於該年成立這個組織)
1986	墨西哥成立 Partido Verde de Mexico。 奧地利成立 Die Grune Alternative。 巴西成立綠黨 (軍事獨裁結束後) 義大利成立 Federazione dei Verdi。
1987	芬蘭成立 Vihrea Litto 的正式政治政黨。 Federazione dei Verde 在全國大選中贏得 13 個席次。
1988	挪威成立 Miljopartiet de Gronne。
1989	保加利亞成立綠黨。 愛沙尼亞 (Estonia) 成立綠黨。 喬治亞成立綠黨。 馬爾他 (Malta) 成立綠黨。 英國贏得歐洲議會選舉 15% 的選票，但卻因最高票當選的投票體制，而沒有獲得任何席次。
1990	蒙古成立亞洲第一個綠黨—Mongolian Greens。

	<p>拉脫維亞 (Latvia) 成立綠黨。</p> <p>捷克成立綠黨。</p> <p>斯洛伐克 (Slovakia) 成立綠黨。</p> <p>荷蘭成立第二個綠黨。由四個小左派政黨合併成立、名為 GroenLinks。</p> <p>紐西蘭綠黨成立。</p> <p>象牙海岸成立 Parti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p> <p>蘇格蘭綠黨宣佈脫離英格蘭及威爾斯綠黨而獨立。</p>
1991	<p>烏克蘭成立綠黨。</p> <p>Burkina Faso 成立綠黨 (Green Party of Burkina Faso, Parti Ecologiste pour le Progres)。</p> <p>喀麥隆 (Cameroon) 成立綠黨 (Defednse de l'Environnement Camerounais)。</p> <p>幾內亞比索 (Guinea Bissau) 成立綠黨 (Liga Guineense de Protecca Ecologica)。</p> <p>馬利 (Mali) 成立綠黨 (Parti Ecologiste poru L'Integration)。</p> <p>尼日 (Niger) 成立綠黨 (Rassemblement poru un Sahel Vert)，日後改組為 Rassemblemet des Verts。</p>
1992	<p>全世界各地綠盟，自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後，首次非正式聚會。</p> <p>幾內亞 (Guinea) 成立綠黨 (Parties Ecologistes Guineens)。</p> <p>塞內加爾 (Senegal) 成立綠黨 (Parti African Ecologiste Senegalais)。</p> <p>澳洲成立綠黨。</p>
1993	<p>歐洲綠黨聯合會改組為歐洲綠黨聯盟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並選出歐洲的發言代表。</p> <p>匈牙利成立綠黨 (Zold Sternati)。</p>
1994	<p>非洲綠黨委員會 (The African Greens Committee) 成立。由來自中、西非等 9 個國家、11 個綠黨所組成。</p>
1996	<p>台灣綠黨成立。</p> <p>尼泊爾綠黨成立。</p> <p>塞普勒斯 (Cyprus) 綠黨成立。</p> <p>美國成州綠黨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State Green Parties)</p> <p>澳洲綠黨決議於 2001 年 4 月舉辦全球綠黨 (Global Greens)。</p>
1997	<p>歐洲綠黨聯盟資助紐西蘭 Rosalie Steward 完成綠黨國際字典。</p> <p>全球綠黨人士進行新的合作運動，以解決京都議定書談判。</p>
1998	<p>拉丁美洲綠黨聯盟 (The Federacion de Partidos Verdes de las Americas)</p>

	<p>在巴西貝拉島 (Isla Bella) 成立。</p> <p>哥倫比亞成立綠黨 (Partido Verde Oxigeno)。</p> <p>希臘成立綠黨 (Prassini Politiki)。</p> <p>南非成立綠黨。</p> <p>首屆綠黨洲際國會議員會議 (The first Intercontinental Meeting of Green Legislators) 在墨西哥市舉行，計有墨西哥、巴西、加拿大、美國、斯洛伐克、澳大利亞等國會議員代表出席。</p> <p>非洲綠黨聯盟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of Africa) 成立。由非洲綠黨委員會改組而成。</p> <p>布吉那法索 (Burkino Faso) 的 Ram Ouedraogo 在總統大選獲得 7% 的選票，也自此成為資深部長 (Senior Minister)。</p> <p>綠黨人士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艾利斯發表「氣候變遷全球綠黨聲明」 (Global Greens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這是由歐洲綠黨聯盟、歐洲議會綠色團體、美洲綠黨聯盟、非洲綠黨聯盟、澳洲綠黨以及台灣綠黨共同發佈。</p>
1999	<p>24 個國家、150 位綠色人士參加在墨西哥 Oaxaca 所舉行的 Milenio Verde 會議，並連署全球綠色訊息 (Global Green Message)。</p>
2000	<p>亞太綠色連線成立 (Asia Pacific Greens Network)。這是在澳洲布里斯班 (Brisbane) 舉辦亞太綠黨研討會，由台灣、香港、蒙古、紐西蘭、泰國、新喀里多尼亞 (法屬 New Caledonia)、韓國、日本、尼泊爾、菲律賓、東帝汶等促成的。</p> <p>綠色人士在荷蘭海牙氣候會議 (The Hague Climate Conference)，由墨西哥、瓜地馬拉、紐西蘭、台灣、澳大利亞、德國、意大利、法國、奧地利、盧森堡以及荷蘭發表聯合媒體聲明。</p> <p>美國綠黨總統候選人 Ralph Nade 與 Winona LaDuke 獲得 3 百萬選票，使得美國綠黨成為美國政治的第三勢力。</p> <p>約旦成立綠黨。</p>
2001	<p>美國綠黨成立。</p> <p>首次全球綠黨大會議在澳洲坎培拉舉行，通過「全球綠黨憲章」，並建立了全球綠色的合作與網絡。</p> <p>大洋洲巴布新幾內亞成立綠黨。</p> <p>西班牙成立 Los Verdes — Izquierda Verde 聯盟。</p>

資料來源：Blakers (2001: pp. 253-55) (溫炳原，譯)。



附表二：紐西蘭綠黨年表

時 間	事 件	說 明
1972 年 5 月	Tony Brunt 在一場校園演講中主張成立「價值黨」	
1972 年 10 月	價值黨正式宣佈成立，並投入 11 月的全國大選	首波選舉文宣造成轟動，提名 42 人，平均 29 歲，得票平均 2%
1973 年 2 月	價值黨選後討論組織發展，決定採取去中心化、無領導人的組織方式	無組織狀態造成價值黨黨務停滯
1974 年 8 月	召開黨員大會討論重建組織	選出正副領導人及全國執委會，並募得經費雇用 2 位黨工
1975 年底	價值黨二度參與國會選舉	平均得票 5.3%，但無席次
1978 年底	價值黨三度參與國會選舉	平均得票降至 2.8%
1989 年	多位獨立綠色候選人參與地方選舉，並獲得席次	
1990 年底	價值黨與前述獨立綠色參政者合併，正式成立「綠黨」。首度以綠黨名義投入大選。	提名 71 人，平均得票 6.8%，仍無席次
1991 年 4 月	綠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大會	正式登記黨員不到 500 人
1991 年 11 月	綠黨加入「聯盟黨」	綠黨與其他四個政黨為推動選制改革、爭得席次，而策略結盟
1993 年底	聯盟黨在全國大選當選 2 人 紐西蘭公投通過選制改革	(在兩個選區獲勝) 由簡單多數決制度，改為兩票制
1994 年	通過黨章	確認年度黨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性別平衡等制度
1996 年底	聯盟黨二度參選，當選 13 人，其中綠黨佔 3 人	綠黨 3 人係不分區當選
1997 年 11 月	綠黨決定離開聯盟黨	
1999 年底	兩票制實施後第一次大選，綠黨獨立參選，當選 7 席	綠黨得票 5.2%，在分區當選 1 席，不分區當選 6 席
2002 年底	兩票制實施後的第二次大選，綠黨當選 9 席	綠黨得票 7.0%，在不分區當選 9 席。
2005 年底	兩票制實施後的第三次大選，綠黨當選 6 席	綠黨得票 5.3%，在不分區當選 6 席。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Dann (1999、2005)。

附表三：紐西蘭綠黨 1998-2005 新聞稿所涵蓋之議題統計

議 題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合計
健康	6	15	39	46	53	59	78	54	350
基因工程	27	85	48	39	54	46	10	6	315
國會與政治	18	12	4	18	58	36	48	68	263
食品安全	4	25	23	30	23	51	49	28	233
經濟	14	15	50	22	15	25	33	21	195
農林業	12	30	34	38	28	10	16	8	176
戰爭恐怖主義				16	19	59	58	8	160
毛利議題	1	3	8	5	12	29	41	26	125
綠黨事務	9	88	6	10	5	0	0	1	119
國外事務	6	7	9	13	25	5	5	45	115
交通	8	12	9	19	25	13	4	22	112
就業	8	9	24	15	3	12	11	12	94
教育		1	18	9	15	17	15	19	94
海洋	5	9	22	17	12	2	10	13	90
國防(去)武力	4	30	14	16	10	3	2	8	87
兒童議題	1	0	5	6	27	12	10	16	77
RMA	6	4	3	4	2	11	33	11	74
紐西蘭鐵路			1	30	8	16	14	2	71
零廢棄物	1	6	12	2	3	10	18	18	70
高等教育		12	1	4	13	7	2	27	66
氣候變遷	2	5	14	16	8	6	6	7	65
司法改革		4	6	7	13	8	17	7	62
情報安全	8	12	9	6	5	5	8	7	60
環境	1	4	8	18	8	7	5	8	59
能源	8	1	4	10	1	20	7	4	55
社會經濟平等	1	8	10	7	4	16	1	4	51
蘋果月				6	15	18	11	0	50
藥品法律改革	2	4	5	11	16	4	4	3	49
貿易	2	16	3	5	10	4	2	5	47
移民		5	7	2	12	2	6	5	39
太平洋島嶼	0	0	9	1	0	8	13	3	35
資源保護		12	6	6	1	1	5	3	35

議 題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合計
藝術運動文化		3	3	1	5	12	4	2	30
漏油			2	0	1	0	4	23	30
水		1	3	1	6	5	6	6	28
生物科技安全		2	8	6	5	3	2	1	27
青年議題			1	5	8	7	4	2	27
動物福利		1	1	6	12	1	1	3	25
選制改革	2	2	6	5	7	0	2	0	24
心智健康				1	8	6	6	2	23
預算		2	4	3	8	1	2	2	22
研究		3	3	0	1	4	8	3	22
其他		8	5	3	2	1	1	0	20
無基因改造		3	0	5	0	6	4	1	19
電視廣播	1	0	0	5	3	8	1	1	19
住宅	2	2	2	3	4	1	0	4	18
社區與志工			1	2	4	3	4	2	16
社區經濟發展			2	5	2	2	2	1	14
消費者議題	2	0	2	1	3	2	1	3	14
學校關閉						1	12	0	13
地方政府	1	0	0	1	4	1	6	0	13
正義			4	3	0	0	1	3	11
小型貿易		1	1	0	0	7	0	1	10
女性議題					3	3	4	0	10
養老金					5	0	0	1	6
同志			2	1	0	1	1	1	5
政策發起					1	0	0	4	5
觀光業	2	0	1	1	0	1	0	0	5
有機作物		1	0	0	2	0	0	0	3
鄉村議題					3	0	0	0	3
條約					1	0	1	0	2
永續發展					1	1	0	0	2
外國人所有權						1	0	1	2
其他									

資料來源：巫偉倫整理自紐西蘭綠黨網頁 <http://www.greens.org.nz/docs/press/>。

## 參考書目

- Aimer, Peter, and Paymond Miller. 2002. "Partisanship and Principles: Voters and the New Zealand Electoral Referendum of 1993."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1, No. 6, pp. 795-809.
- Bale, Tim and Dann, Christine. 2002. "Is the Grass Really Greener? The Rationale and Reality of Support Party Status: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Party Politics*, Vol. 8, No.3, pp. 349-365.
- Blakers, Margaret (ed.). 2001. *The Global Greens*. Canberra: Australian Greens and the Green Institute.
-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nn, Christine. 1999. *From Earth's Last Islands: The Global Origins of Green Politics*. Ph.D. dissert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New Zealand.
- Dann, Christine. 2005. "Experiment Evolution Down Under: Thirty Years of Green Party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B. Rihoux, P. Lucardie, and E. G. Frankland (eds.), *Green Parties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Frankland, E. Gene, and Donald Schoonmaker. 1992.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ublisher.
- Poguntke, Thomas. 1994.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German Green Par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apra, Fritjof, and Charlene Spretnak (楊祖珺、蔡式淵，譯)。1984 (1986)。《綠色的抗議》(*Green Politics*)。台北：前進出版社。
- Woodin, Michael and, Caroline Lucas (鄧伯宸，譯)。2004 (2005)。《綠色全球宣言》(*Green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 Manifesto*)。台北：立緒文化。
- 李英明。2005。《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台北：揚智出版社。
- 劉東國。2002。《綠黨政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A Small Par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New Zealand Green Party

Yenwen P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reen Party in New Zealand. In May 1972 the Values Party was formed in New Zealand as the world's first national Green Party. Unlike the better-known German Green Party, which broke into the parliament menacingly in 1983 right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New Zealand Greens entered parliament only 24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mainly as a result of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country's electoral system. How the party survived and reemerged to consolidate different Green activists hence becomes an inspirational case for people interested in Green politics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ly, drawing on the dilemmas the New Zealand Green Party struggles with today, this paper will also address the implications raised by small activist parties for pluralist democracy.

**Keywords:** Green Party, green politics, New Zealand, small party, electoral system